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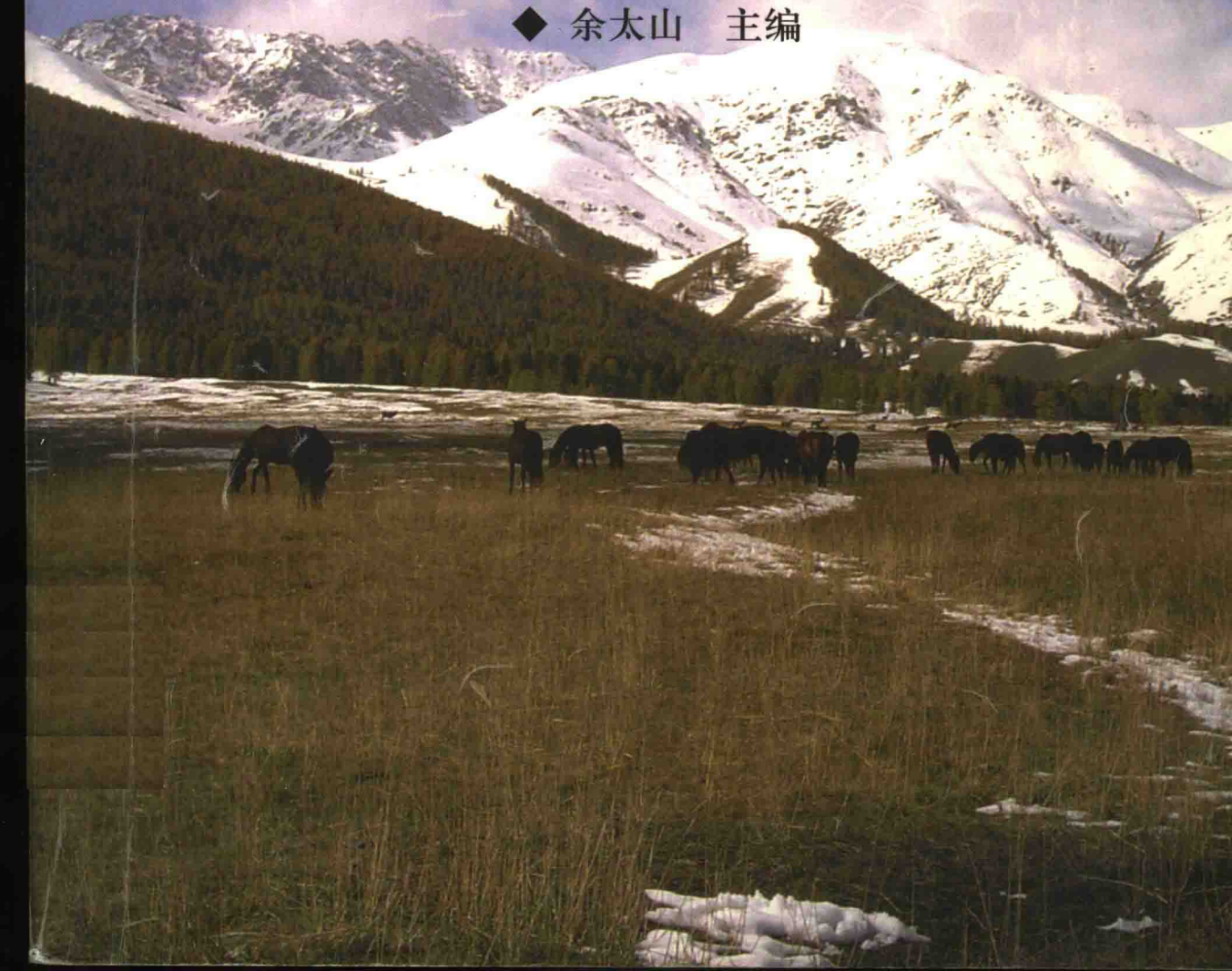
欧亚学刊

EURASIAN STUDIES

第四辑

Volume 4

◆ 余太山 主编



欧亚学刊

Eurasian Studies

(第四辑)

余太山 主编

中华书局

200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亚学刊.第4辑/余太山主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
ISBN 7-101-04219-8

I.欧… II.余… III.①欧洲—历史—研究—文集
②亚洲—历史—研究—文集 IV.K1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6265 号

名誉顾问: 季羨林 唐德刚

客座顾问: 梅维恒(Victor H. Mair)

总顾问: 陈高华

顾问: 定宜庄 韩昇 华涛 厉声 李锦绣
李勤璞 林梅村 林悟殊 刘欣如 刘迎胜
马小鹤 牛汝极 潘志平 荣新江 芮传明
王颀 王邦维 王希隆 魏存成 徐文堪
朱学渊

主编: 余太山

编委: 贾建飞 贾依肯 马一虹 聂静洁 乌云高娃

执行编委: 聂静洁

责任编辑: 马燕

欧亚学刊

Eurasian Studies

(第四辑)

余太山 主编

*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16·20 1/4 印张·373千字

2004年6月第1版 2004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定价:36.00元

ISBN 7-101-04219-8/K·1782

目 录

一人双兽母题考	郭 物(1)
脱解神话的比较研究——新罗三姓初王神话原构图	李勤璞(35)
吠哒族属伊朗说	马小鹤(79)
九姓胡与中原地区出土的仿制拜占庭金币	林 英(119)
渤海与唐朝押蕃使关系述考	马一虹(131)
从《辽史·国语解》到《钦定辽史语解》——契丹语言资料的 源流	刘浦江(145)
朝鲜司译院“日本语学”教科书	乌云高娃(165)
历史时期的胡汉葬俗:吐鲁番的例证	荣新江(177)
蒙古帝国的牌符——以实物为中心	党宝海(183)
清代学者对西域的认知	贾建飞(205)
生命吠陀:西域出土胡语医学文献的知识来源	陈 明(217)
论丝绸技术的传播	刘文锁 王 磊(243)
《伊朗琐罗亚斯德教村落》中译本序	林悟殊(255)
《后汉书·西域传》要注	余太山(261)
编后记	余太山(313)
《欧亚学刊》章程	(315)

CONTENTS

GuoWu, On the Motif a Divinity between Two Animals	(1)
LiQinPu,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i>Tuojie</i> (released from the bodily regiment in the cabinet) Mythology: the Original Form of the Silla Founding Myth	(35)
MaXiao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Hephthalites as of Iranian Stock	(79)
LinYing, Sogdians and the Imitations of Byzantine Gold Coins Unearthed from the Heartland of China	(119)
MaYiHong, Architectural Research on the Realations between Bohai and Tong's Yafanshi	(131)
LiuPuJiang,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Khitan Language Materials: From "Guoyu Jie (National Language Interpretation)" of the <i>Liaoshi to Regius Liaoshi's</i> <i>Language Interpretation</i>	(145)
WuYunGaoWa, Japanese School Textbooks in the Korean Si Yi Yuan	(165)
RongXinJiang, Funeral Rites of Chinese and Local Peoples in Historic Times; a Study of Turfan Case	(177)
DangBaoHai, The Paizi of the Mongol Empire	(183)
JiaJianFei, The Scholars' Knowledge of Western Region in Qing Dynasty	(205)
ChenMing, āyurveda: The Main Source of Non-Chinese Medical Knowledge in the Western Regions	(217)
LiuWenSuo, On the Spreading of the Silk-making Technique	(243)
LinWuShu, The Preface to Chinese Translation of <i>A Persian Stronghold of</i> <i>Zoroastrianism</i>	(255)
YuTaiShan, A Concise Commentary on Chapter 88 of the <i>Hou Hanshu</i> , The Memoir on the Western Regions	(261)
YuTaiShan, Postscript	(313)
Rules of EURASIAN STUDIES	(315)

一人双兽母题考

郭 物

1981年冬,固原文物工作站清理了一座北魏墓葬,墓中出土了很多有意思的随葬品,其中漆画棺木名闻遐迩。有学者对其所蕴含的历史信息作了阐释。可以看到,由于墓主的族属和所生活的时代和地域,使他有更多的条件接触到各种不同的民族文化,体现出的是一种复杂的思想意识。

在这个墓中,我们注意到一些随葬品,它们或许反映了鲜卑人同中亚和西亚的一些关系。它们是3件透雕铜饰和2件透雕铜铺首。3件透雕铜饰形制完全相同,由一对弓背相视、双尾相接的龙兽构成一椭圆形环,龙首为一圆柱相接,两龙张口吐舌,龙角卷曲,怒目圆睁,背上各立一凤,中间立有一人,背部有翼,向上展开,翼尖接龙兽前足,立人高髻,圆脸,两腿分立,两臂交触腰际,着对襟窄袖胡装,对襟上有联珠装饰,腰前垂一巾。铜饰最大径11厘米,最小径7.5厘米(图1)。

透雕铜铺首2件,形制相同,整体呈方形,下方为一大眼圆睁、三角高鼻、双角上翘的兽面,其上部有两条对称交错的双兽,有翼,形象错综复杂。双兽中间立有一人,姿势和上述透雕铜饰上的立人相似,但着通肩上衣,高鼻深目的面容更为清楚,背部也无翼(或天衣)。铺首长11.2,宽10.5厘米(图2)。

这样设计的主题,属于“纹章式纹饰”的一种。^[1]我们可以具体称为“一人双兽”母题,特点是整体或局部的一人居其中(这个人一般具有神的身份),处于主角和控制者的绝对优势地位,一相对或相背的双(禽)兽伴其左右,处于辅助或被控制的境地。在中国和域外考古材料中,这一母题被安排在很多介质上。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在很多国家的徽标中看到这样的母题。由于构图特征程式化,充满神秘感,让人觉得其中一定蕴含着某种历史的秘密,所以,引起了我们的研究兴趣。固原漆棺墓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在长时段的范围中,以开阔的视野来探讨这个问题。

一、中国之外的一人双兽母题

1. 最早的一人双兽母题

双兽的母题很早就出现了,在早期文明中已经赋予这种艺术形式特殊的象征意义。埃及人用成对真实的或想像出来的凶猛动物(野狗、狮子和神话中的长颈动物)来表现单纯的和平共处和势均力敌,如耶拉孔波利斯小调色板和著名的纳尔迈调色板所表现的,成对的动物象征着政治的和谐。^[2]

如果就一人双兽母题这一形式而言,我们所知最早的例子发现于埃及。一个是耶拉孔波利斯装饰墓(墓主可能是公元前 3400 年或公元前 3300 年纳格达二期耶拉孔波利斯的一位国王)的壁画,壁画的一部分描绘了一对面对面的动物(狮子)被王者形象的人分开,另一个是在杰贝阿拉克的刀柄上相似的母题,而且,狮子的形象更为明确,不过中间王者的穿着不太像埃及的,和两河流域的比较接近(图 3)。英国学者巴里·克姆普是这样解释这些图像含义的:

(非秩序)仅仅靠宇宙调节平衡是不够的。王朝时期的埃及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国家的最高等级属于国王,其次是王室官吏,最后才是人民。国王是至高无上的秩序维护者,他不仅负责公正和敬神,而且负责对混乱的征服。中王国时期富于哲理性的文稿所描写的非秩序,不仅指社会的动乱,而且指自然的和宇宙的大灾难,认为最终保证社会和谐和自然秩序的不是对立双方势均力敌,而是一方力量必须占据上风。

因此,中间的王者使之分开并保持均衡之势,象征着对冲突双方的控制。

2. 西亚、希腊、中亚和印度的一人双兽母题

在两河流域,无论建筑浮雕还是圆形印章上,都有很多一神双兽的母题。如大英博物馆藏海法吉出土的公元前 3000 年至公元前 2800 年的石制容器上就有一人操两蛇或两牛的母题(图 4)。^[3]美索不达米亚初期王朝时代的器台和圆筒印章上都有这样的母题(图 5)(图 6)。^[4]乌尔王墓出土的一件贝壳饰版上有一神人左右各搂抱一匹人面兽身怪兽的形象(图 7)。^[5]在阿卡德王朝时代的一个圆筒印章上表现的是双人双兽,其中一个为吉尔伽美什,提着一头鹿,另外一个为恩奇杜,擒着一头倒立挣扎的狮子,表现的是吉尔伽美什史诗中的情节(图 8)。^[6]新巴比伦时期的苏萨遗址发现的釉瓷砖上也有相同的母题,吉尔伽美什抓着两只站立的格里芬(图 9)。^[7]在两河流域甚至杀害孕妇和儿童的邪魔拉玛煞荼的形象也是左右手各抓着一蛇(图 10)。^[8]在尼普尔发现的阿卡德时期的印章上表现的是两个牛形人守护着人形的太阳神(Shamash)。在美索不达米亚艺术中,中间的太阳神(Shamash)渐渐由有翼

圆盘代表,有七种双兽可以托举或守护,他们是:牛形人、蝎形人、鱼形人、男性人形、蛇形女人、兀鹰形人、狮形人。这些母题的使用有季节和方向的规定,反映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对太阳神的崇拜。其根据是对天文星象的认识,特别是太阳和星座运行的认识。这样的母题在亚述人中也很盛行,如牛形人守卫着太阳的进门,代表东方,蝎形人在北方,而鱼形人在南方;兀鹰形人代表地狱的方向,在西方。^[9]赫梯一个神像的狮子底座上有一个鸟首人身的神人双手各牵一头狮子的形象(图 11)。^[10]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圆筒印章上仍有这一母题,只是圆盘部分换为索罗亚斯特教主神阿胡拉·马兹达的形象(图 12)。^[11]波斯战神、水神和丰育女神阿纳希塔有时也表现为一女神两手各抓一头狮子,这可能源于两河流域相同身份的女神伊什塔。从亚述开始,很多时候中间的人神还为圣树所代替。近东的一人双兽母题源远流长,甚至在伊斯兰时期还完全保留着一人双兽母题。^[12]说明这一母题在伊朗高原的传承和演变。

在古希腊米诺斯时期的埃吉茵珍宝中,有一件金挂饰表现的是“大地之母”女神像,时代为公元前 1800 到公元前 1700 年,其姿态、构图和用意与上述一人双兽母题都有近似之处,或许其表现女神的式样和小亚、西亚和埃及有关系(图 13)。^[13]法国罗浮宫博物馆藏的一件乌加里特的圣盒象牙盖,出自叙利亚,中间是生育女神阿斯塔特,双手各持一把谷物,两边各有一头立起的公羊(图 14)。^[14]在今东地中海希腊克里特岛北部沿岸的诺萨斯(Cnossus)古城遗址中,出土了一件约公元前二千纪中叶的米诺斯艺术品,为象牙和金质雕铸像,是一位女神,双手各操一蛇,当是司蛇女神或祀奉圣蛇的女祭司,是土地肥沃的象征。

二十多年前,考古学家第一次调查了中亚的巴克特利亚和马尔吉亚纳青铜时代的遗址,目前,这一地区发现的文化遗迹和遗物已经被命名为巴克特利亚-马尔吉亚纳考古文化群(BMAC),由于此文化具有高水平的陶器制造业、金属业、石雕和大型聚落等,所以备受关注。在马尔吉亚纳崞勒土墩遗址神庙中发现了滑石护身符,上面刻划了带翼鸟人,鸟人双手擒拿击败的动物。在中亚,这样的母题在此之前是没有的,但是在叙利亚-安纳托利亚地区却非常流行,Acemhöyük 发现的公元前 1800 到公元前 1750 年的鸟人形象可看作此类母题最早的例子,所以,中亚地区这种特殊的一人双兽母题应当来自小亚(图 15)。^[15]乌莱西亚湖西部乔伊墩 1948 年发现的青铜圆盘中间为科奈阿麦秀神像,双手各提一兽(图 16)。^[16]近年在伊朗中南部的吉罗福特发现的大量石杯上有十分典型的一人双兽母题,时代为公元前 3000 年,和两河流域的一脉相承,可以说为中亚类似题材的渊源提供了早期的材料(图 17)。^[17]

印度河古代文明中也有这样的题材,显然是受到两河流域的影响,不过在印度河流域,狮子被老虎代替。在哈拉帕出土的模制书板上有一个类似吉尔伽美什的人像站在两头立起的老虎中间,而且是一个女性,因为从侧面可以看到她的乳房。^[18]

这样的考古发现不胜枚举,从迄今发现的考古材料可以看出,西亚流行的一人双兽母题可能渊源于埃及。一人双兽母题在两河流域地区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无论是从形式还是寓意看,小亚、中亚、希腊和印度河流域的此类母题基本可以视为两河流域的发展形式。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构图形式基本相同,但在不同的地区已经融入了当地的宗教信仰。

3. 卢里斯坦发现的一人双兽母题

一人双兽母题最集中的发现是在伊朗高原西部扎格罗斯山区的卢里斯坦,所以单独进行讨论。卢里斯坦发现的具有游牧风格的文物出土于石板围成的墓中。由于被盗掘,文物几乎全流散到文物市场,所以,断代是个大问题。美国伊朗艺术史家波普倾向于将卢里斯坦青铜器的年代定在公元前 2000 到公元前 1000 年。^[19]有学者还是根据有些青铜器上的楔形文字等线索,对这批东西进行断代研究,大致为公元前 2000 左右,但大多数铜器年代较晚。卢里斯坦文化可能是埃利匹王国的物质文化,主要繁盛于公元前一千纪的头三百年。这里出土了大量以一人双兽为母题的青铜器物,包括马镫、杖头、饰牌、护身符等。母题的主体是人的形象,人的面部特征基本相近,长圆扁脸,眼睛圆睁或半睁,长而直的鼻子,鼻梁与额平齐,这样的人和赫梯人很像。有的双脚分立,双手上举,头顶有角,有的只存上半身,胸以下和双兽融为一体,头顶有一瓜形物。人物两旁的双兽大多是一些怪兽,如格里芬等。中间的英雄被认为是苏美尔和巴比伦艺术中的吉尔伽美什(Gilgamesh)和恩奇杜(Enkidu),两旁的兽表示英雄对自然的控制(图 18)。^[20]他们在前述的苏美尔时期就已存在,并流传到亚述时期。在卢里斯坦,二者被完美地融合到一起。二者的融合可能在第二个千年时,在米坦尼和胡里安人中已经开始,在北叙利亚和赫梯人中,英雄被戴上了尖帽。^[21]在卢里斯坦发现的一件为单腿跪姿,头上戴帽,这和两河流域有的吉尔伽美什(Gilgamesh)形象十分相近。卢里斯坦人兽合体的形象可能受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影响,前述在乌尔发现的乐器上就有吉尔伽美什手擒双狮或双虎的形象,时代为公元前第四个千年前,之后一直流传。^[22]

一般认为这些器物是护身符,因此这样大量而特殊的母题一定有某种寓意。在卢里斯坦发现的一片青铜箭囊饰物为找到答案提供了可能,其时代约公元前 8 或公元前 7 世纪,长 8.25 厘米,上刻划三组一人双兽形象(图 19)。杜麦泽(Georges Dumezil)阐释了其含义,饰片最上和最下两组图像可以看作装饰。最有意义的是中间三组图像,是印欧人三分系统的生动体现。上面一组由两个长牛角的神人和一头站立的似牛的动物构成,两个神人以抓着的棕榈树相连,中间的神人左手擒着牛形动物的一前肢,右手抓着祭坛上的棕榈树,杜麦泽认为公牛是米特拉(Mitra,光明之神/太阳神)神的象征,两个神人可看作最高统治神米特拉和伐楼那(Varuna,水神兼司法神);中间一组是一神人双手各牵一头站立的狮子,头上方是一只鸟,神人很可能是印度的战(雷)神——因陀罗(Indra)。在《梨俱吠陀》(Rig Veda)中共 36

次提到鸟,其中 23 次和因陀罗相联系,6 次和因陀罗的战斗士——玛鲁斯(Maruts)一起出现,而《梨俱吠陀》中 13 次提到狮子时,有 12 次与因陀罗或玛鲁斯相联系;下面一组是两个兽面人身的神人牵着中间老态龙钟大神人的胳膊,两旁的神人应当是印度非凡的双马童——阿斯维因斯(Asvins),这组图像反映的是《梨俱吠陀》中的一件事,说的是双马童用神力使一个老人返老还童。最下面是一对站立的马,表示对上一母题的肯定。双马神是印欧人原始宗教系统中最古老的神祇之一。《梨俱吠陀》称其为 *nāsatya* (*asvinau*, 或译“双马童”)。据雅利安宗教传说,双马神是一对孪生的青年神使,常在黎明时刻降临,给人类带来财富,免除灾难和疾病。^[23]

以上三组图像实际是古代印欧人三分概念的体现,这种概念从古代到现代的印欧人社会中都存在。在赫梯王国的首都博阿兹柯伊(土耳其的 Hattusa),发现了公元前 1380 年左右米坦尼和赫梯王国订立的《米坦尼协约》(Mitanni Treaties),这份协约在最后记录了一组雅利安宗教的神祇,计有 *mi-it-ra*, *in-da-ra*, *a-ru-na*, *na-sa-at-ti-ya*, 杜麦泽认为米特拉是最高统治权的代表,他跟掌握宗教巫术的伐楼那神构成神祇系统中的第一等级,第二等级由战神因陀罗代表,第三等级是能为家畜和人们解除灾难和疾病的双马神奈撒特耶。米坦尼协约是迄今最早记载雅利安神祇系统的文献,这样的三分概念表现在雅利安人的各个方面,如在医疗方面,为最高统治阶级(主要是祭司)用符咒,为军人用手术,为牧民和耕者用草药,此外在颜色的运用和为神供奉的牺牲等方面也遵循三分的原则。^[24]

印欧人可能来自南俄草原。^[25]一般认为公元前 3200 到公元前 2200 年分布于里海-黑海北岸的颜那亚文化(Yamnaya Culture)和原始印欧文化关系最为密切,上述宗教观念可能就是在颜那亚文化时期逐渐形成的。证据之一就是对双马神的崇拜,从考古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双马神崇拜的形成。在黑海-里海北岸的诺伏亚勒克谢伏卡地区一座颜那亚文化古墓内,曾发现一具婴儿骨架被放置在两个马头之间。^[26]70 年代初,在伏尔加河与乌拉尔河之间谢泽地区发掘的颜那亚文化墓地发现用双马殉葬的葬俗,还出土了一个长约 7 厘米的双马一身的残石像。在颜那亚文化之前特列波里文化晚期的密卡洛伏喀下层文化(Lower Mikhaylovka-Kemi Oba Culture)中已发现双马崇拜的线索。1973 年,黑海北岸克尔诺索伏卡地区发现的一高 1.2 米的石人像上除了一把柳叶剑、三把管釜斧外,在腰带下面刻了两匹马。^[27]这些可能是双马神崇拜的最早考古证据。

一人双兽母题在两河流域地区特别流行。处于两河文明边缘地带的卢里斯坦应当是一人双兽母题最重要的流行地带。公元前 1500 年前后,欧亚草原的古代游牧部落不断分化,并向四方迁徙,史称“雅利安人大迁徙”。南下两河流域的米底人、波斯人和帕提亚人被称为“西伊朗人”,继续在欧亚草原游牧的金麦里人、斯基泰人、塞人、中亚两河流域的大夏人、粟

特人等被称为“东伊朗人”,远徙南亚次大陆的一支被称为“印度雅利安人”。^[28]著名伊朗学家亨宁(W. B. Henning)教授认为在波斯西部山地生活的古提人,可能就是吐火罗人的前身。巴比伦统治者纳拉姆—辛就败在古提人之手,他们主宰整个巴比伦达 125 年之久(公元前 2228—前 2104 年)。^[29]早期卢里斯坦的考古遗存或许和古提人有关系。卢里斯坦这一母题融入了印欧人的宗教观念,卢里斯坦一人双兽母题在基本的思想原则和构图原则下,得到最自由的表现,成为一个特征明显的母题。在前述巴克特利亚-马尔吉亚纳考古文化群(BMAC)中,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涵看,一人双兽母题只是一种生硬的文化传播。据研究,BMAC 本身不是印欧人,但这些文化的形成可能和古代印欧人的大迁徙有关,特别是和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南下有关系。^[30]这时一人双兽母题并未同这些人群的宗教思想结合起来,即使有相合的背景,却无创新的迹象。

4. 欧亚草原流行的一人双兽母题

欧亚草原的文化艺术有自己独特的形式和内涵,由于他们一天也没有脱离同古典世界的联系,所以很多方面都深深地打上了南部文明世界的烙印。一人双兽母题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在斯基泰文化中,存在一人双兽母题,主要是用来表现对伟大女神塔比提-维斯塔(Tabiti-Vesta)的崇拜。她是火神,可能也是万兽之神。在斯基泰人兴起之前,南俄的青铜时代就存在对她的崇拜。在斯基泰艺术中,其形象上半身为一妇女,下半身是大蛇,站立和端坐都有,两旁是供奉给她的牺牲,有野兽、鸟和狗。在库班克菜门茨墓发现的公元前 7 到公元前 6 世纪的镜子上有她的形象,双肩生翼,双手各擒一兽(图 20);在第聂伯河的赛姆巴喀(Tsybalka)发现的当卢上表现了塔比提-维斯塔女神,她的下身除了两条头相缠的大蛇外,还有一对角兽和一对格里芬的头,而女神各擒一头角兽(图 21);刻赤发现的希腊链饰上的萨多尼克斯圆形印章,上面刻划了一人双兽形象;在塔曼(Taman)群岛苏克湖(Tsukur)之北的(Vyshe-stebleevka)附近发现的大布利辛尼萨希腊墓中(the Great Bliznitsa),发现的一个祭祀得墨特耳神女祭司戴的金质丰收篮头冠,中间表现的是手挥战斧同两头格里芬搏斗的首领,狄米特的女神。不过这里的表现已经脱离了程式化,充分显示了希腊艺术的影响;在居支奥巴(Juz Oba)发现的一个链饰上刻划了一个带翼的女神,双手各持一条蛇。^[31]

1969—1970 年在哈萨克斯坦发现的伊塞克金人墓引人注目,时代约为公元前 5 世纪,其中侧穴墓主戴的头冠基座上有双马的形象,双马带翼长角(图 22)。在印度-伊朗许多部族的宗教观念中,马一般是太阳神的象征,因此,阿基舍夫认为伊塞克头冠前半部的对马基座是太阳神的象征和帝王的标志,是太阳神、阿胡拉马兹达和民族图腾的融合体。^[32]我们认为还应当是前述的双马神,至少是双马神的变体。在印度婆罗门经典《梨俱吠陀》和古代伊朗

圣经《阿维斯塔》中,马的形象有多种涵义,万神殿的许多神祇,如米特拉、凡尔纳、希雅乌什、维列特拉哥纳及其他一些神都被形容成马的形象,但这里是双马的形象。而且,出自大墓侧穴,墓主可能是塞王的夫人。在欧亚大陆,曾流行通过马祠以求生育的信仰,在完成于纪元前的印度著名史诗《罗摩衍那》中,记述了十车国王以马祠求子的故事。新疆天山呼图壁印欧人大型岩刻画就反映了这一古老的崇拜,其时代可能为公元前 1000 年前半期。^[33]所以,戴上装饰双马神的尖顶头冠,可能是祈求塞王夫人和塞王能子嗣兴旺、身体健康。

阿富汗北境席巴尔甘东北 5 公里处(Tilly-Tehe)黄金冢的发现为一人双兽母题的研究提供了非常明确的例子。^[34]6 号夫人墓墓主的耳坠是一人双兽母题,双兽为鱼身兽头,倒立。其中 2 号墓出土一对金耳坠,式样为双龙守护国王,是典型的一人双兽母题,构思显然和西亚的一脉相承,但融入了当时草原文化的一些风格,如镶嵌的水滴形宝石^[35]和双兽后半身向后翻转的处理,具有典型的草原艺术特点(图 23)。墓地的时代约在公元前 1 世纪至公元 1 世纪,4 号墓墓主被推定为大月氏王公丘就却之父,而类似的以龙为主题的艺术品应当是大月氏本族的文化艺术。^[36]这一体现龙神崇拜的母题实际是源于古代印欧人宗教中的双马神。^[37]值得注意的是马的形象与伊塞克金人墓头冠上的羊角翼马非常相似,而且耳坠属于 2 号夫人,其寓意应当和伊塞克金人墓双马神头冠一致。

草原地区出现一人双兽母题的时间较晚,从形式和寓意看,和南部农耕文明地区的此类文物很相近。所以,草原地带出现的一人双兽母题形式可能来自南部古典文明世界,但游牧人在其中融合他们信仰和审美的主题。汤因比例举瑞典和勃艮第的一人双兽母题青铜饰牌,认为类似的吉尔伽美什史诗的主题是一个蛮族的神话,这些神话普遍有一个英雄与怪物争夺无价之宝的主题。这可能象征着蛮族狂放不羁的精神世界中的心理斗争:当进行战争的消极价值观被巩固征服成果要求所取代时,就暴露出这种破坏欲望与道德渴望之间的冲突(图 24)。^[38]在法国阿密恩斯附近发现的属于迁徙时代的青铜马饰上也有这位女神的形象,两手抓两只鸟(图 25)。^[39]而在英格兰萨佛克的萨顿霍发现的一个金属器物上有典型的一人双兽母题,器物时代为公元 655—656 年(图 26)。^[40]这显示了这一母题随游牧人迁徙运动向西方的传播,也是草原文化在欧亚大陆西边残存的余绪。

二、中国的一人双兽母题

在中国,最突出的早期例子是河南濮阳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蚌堆图案。这个图案的中心是一个被埋葬的成年男性,在其两旁是用蚌壳堆塑的一龙一虎。^[41]有的学者认为这样的母题表现的是一个巫师和他的动物助手或“跤”。^[42]也有学者认为蕴含了一种天文的寓意,

是后世东方青龙,西方白虎的最初形式。^[43]这样的安排更多的是原始宗教的表达,是一种为特殊人物创造的特殊葬仪。这个例子和我们讨论的主题其实没有多大关系,只是作为一个例子列出。有消息说,这个重大的考古发现可能并不可靠,如果这样,就不能作为科学依据了。

商代的一人双兽形式被表现在青铜器上。河南安阳侯家庄“大柏树坟”附近(即西北岗殷商王室墓地东区西南角一带)出土的“司母戊”大青铜鼎的把手耳部即有此母题,为二兽吞食一写实人头。^[44]安阳小屯第五号墓(妇好墓)出土的一件青铜钺,上面也铸有两个兽形,张开大口,当中为一个人头。^[45]在安徽阜南出土的一个“龙虎尊”体部两个展开的兽形口部之间也夹着一个人头,下面连着人体(图 27)。^[46]这些兽可能是虎的形象,商文化中虎的形象可能来自于南方。^[47]张光直先生在几篇文章中连续论述了商周青铜器动物纹样的问题,上引几个例子当然是张先生讨论的材料。他对此作出解释,认为这些动物是帮助巫觋通天地的精灵,中间的人便是作法通天的巫师,他与熟用的动物在一起,动物张开大口,嘘气成风,帮助巫师上宾于天。使用双兽是因为殷王室分为两组,王室的祖先在另一个世界里自然也遵守类似的排列规则。因此,巫觋在为王室服务时,所做沟通天地的工作也需左右兼顾,他们的动物助理也就产生成双成对的需要。^[48]这种解释还需要进一步的证实。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例子虽然是一人双兽母题,但中间的只是一个人头,没有双手擒拿双兽的细节表现,也缺乏装饰,如头冠等,从气势和体积看,占主角的是两旁的老虎,因此,这个主题应当是商人自己创造的。

在晚商青铜器的族徽中也出现了典型的一人双兽母题。族徽的主体部分是一站立的人,双手各牵一匹马,和其它例子不同的是,主体图案的下面多了一头动物,有的像马,例如《金文编》著录的屯簠、作父辛尊、作父丁尊上的“双马与大马”,上海博物馆藏作父从卣也有类似的例子;有的似象,如父辛鼎的“双马与大象”;有的可能是猪,如作从簠的“双马与大豕”(图 28)。^[49]有学者指出,这些族徽可能是吐火罗系统牧民崇拜的双马神。^[50]这个见解值得重视,因为晚商同欧亚草原的文化联系已经开始了,这些母题不但涉及到马,而且从形式看,和欧亚大陆其它地区的一人双兽母题十分接近,估计内涵也相似,同为祈求繁殖与健康之意。

晋国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铜器上刻划了大量的怪异题材,有学者认为此类图像可能和草原艺术有关系。^[51]战国时期,一人双兽母题突然多起来,特别在一些铜器上,刻划了很多这样的纹饰。如 1978 年淮阴市博物馆在城南乡高庄村清理的大型战国墓中就出土了这样的铜器,有学者认为这些形象反映了《山海经》等文献中的一些内容(图 29)。^[52]《山海经》是中国古代以“山”和“海”为纲领,广泛辑录多种巫师、方士所记各地山川、神话、巫术的资料汇

编,其内容虽有一定的正确性,但经长期编撰,多少会有所夸饰,特别是边远地区和实际情况相差甚远。另外,《山经》的具体写作朝代,估计不可能早于战国晚年,很可能已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53]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地方主义抬头的时期,同时也是各诸侯国同北方草原频繁往来,并通过北方草原同中亚、西亚广泛交流的时期。^[54]从这个背景考虑,中国春秋晚期至战国出现的一人双兽等母题(包括《山海经》的一些内容)有可能通过草原游牧民族传入。有趣的是,流行于西亚、中亚和欧亚草原的有翼神兽也大致在这个时期传入中国黄河流域。与一人双兽母题不同的是,有翼神兽在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55]

总之,这样奇特的一人双兽母题器物在中国古代并不多见,但在古代西亚和中亚,一人双兽母题却是源远流长,中国商代时出现的一人双兽母题有可能是通过欧亚草原间接受到西方的影响。

三、固原漆棺墓的一人双兽母题

现在我们回到固原发现的透雕铜饰和铺首,这些文物从构思到一些细节和席巴尔甘发现的耳坠很接近,如铜饰上人物的上衣式样以及铺首的翼兽等。我们还找到一个与此相似的例子,1993年在大同发掘的齐家坡北魏平城晚期墓中,在木棺南侧板上也装了一个铜铺首,宽10.8厘米,长11.6厘米,在兽面铺首的鼻上立一人,头顶二瑞鸟。二鸟相对,分腿站立,作回首衔翅状。^[56]另一座北魏墓的石椁门上也雕刻了类似的主题。^[57]而这一作法还有更早的例子,在中国汉代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出土的鎏金铜铺首上也有一人双兽母题。此件铺首长11.9厘米,宽9.3厘米,兽首上饰人面,长角,人面两侧为回首双鸟(图30)。铺首环也是双鹰,这种设计和北方草原短剑柄首相似,应当是格里芬的形象。因此,我们认为它们与席巴尔甘2号夫人耳坠上的一人双兽母题之间可能有一定关系,只不过由于时代的原因,这种关系很间接。我们在斯基泰文化中找到一个文化内涵上非常相近的例子,在刻赤发现的希腊人墓中,有一个木棺,木棺上装饰了石膏制的美杜莎、铺首和一人双兽饰件等(图31)。一人双兽中的女神带翼,是Niodid,考虑到美杜莎的避邪功能,这些饰件除了装饰的目的外,可能是为了给墓主避邪(图32)。^[58]这从形式到功能都和上述北魏漆棺上的铜铺首和饰件很接近。

一人双兽母题在很大的地域范围内长时间流传,其构图形式非常固定,但中间的神人在不同的民族中间被赋予不同的形象和含义,相应的,两旁的动物也各不相同。以上我们梳理了一下其起源、发展的历程,但对于这么长久广大的时空,我们的论述显然还很不够,还找不出充分的实物来论述具体的流传过程及细节。不过,一些装饰对兽母题的文物为我们填充

时空间隙提供了帮助。如果不看固原北魏墓出土透雕铜饰中间的人,就与中亚伊朗古代的类型对兽饰环一致了。

公元前4世纪的巴扎雷克2号墓出土的铜饰牌,表现了和固原漆棺墓铜饰大致相同的对兽——格里芬形象,只是中间无人物,双兽具有很多中国的因素,(图33)。^[59]而巴扎雷克冰人身上著名的纹身,也是以墓主人身体的脊柱为中轴,两边对称刺出怪兽。

1877年在阿富汗北境阿姆河南岸昆都士发现的“阿姆河宝藏”中有精致的手镯,时代为公元前5至公元前2世纪,其中一件两端为羚羊角状装饰有翼狮身鹰首。^[60]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波斯波利斯宫殿的石刻上,向波斯供奉宝物的游牧人手中即持有类似的器物。^[61]

在新疆伊犁巩乃斯发现的带翼双角对兽铜环和巴扎雷克发现的木雕的格里芬形象的环很接近,其对兽形象和巴扎雷克铜饰牌上的对兽很相似(图34),时代为战国至西汉,可能是塞人遗物。^[62]

这种形式的器物不但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很流行,萨珊波斯艺术中大量的对兽主题也是这种传统的表现。

就我们讨论的固原漆棺墓中发现的一人双兽铜饰件看,其翼兽的形象,可能在早期就通过其他北方草原民族传入。《魏书·序纪》记载:“献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向导引,历年乃出。”在扎赉诺尔和榆树老河深出土了鍍金带饰上就铸有这种似马似牛的神兽,^[63]而且带翼,《史记·匈奴列传》注引张晏语:“鲜卑郭落带,瑞兽名也,东胡好服之。”这可能就是鲜卑郭落带,《楚辞》谓之“鲜卑”、“犀比”,《战国策》谓“黄金犀比”。^[64]所以,翼兽很早就传入拓跋鲜卑。鲜卑最有可能是从匈奴那里接触到有翼兽的,在诺音-乌拉墓中就出土了大量的类似形象。^[65]在鲜卑墓中发现的金一人双马饰件和前述双马神的崇拜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图35)。

北魏同西域诸国的交往也很多,《北史·西域传序》综述往来之盛云:

太延中(435~440),魏德益以远闻,西域龟兹、疏勒、乌孙、悦般、渴槃陀、鄯善、焉耆、车师、粟特诸国王始遣使来献。……于是始遣行人王恩生、许纲等西使。……又遣散骑侍郎董琬、高明等多赍锦帛,出鄯善,招抚九国,厚赐之。……琬于是自向破洛那,遣明使者舌。……已而,琬、明东还,乌孙、破洛那之属遣使与琬俱来贡献者,十有六国。自后相继而来,不间于岁,国使亦数十辈矣。

这种广泛的交往在考古材料上有很多体现。重要的如以下几个例子,敦煌发现了一批北魏刺绣,其中有域外的文化因素。^[66]70年代山西大同南郊北魏平城遗址一个窖藏出土八曲银洗和3件鍍金高足杯。^[67]1988年甘肃靖远出土的一件表现希腊众神的鍍金银盘,时代

为4世纪至5世纪。^[68]以上两件由于刻有大夏文,而且风格近似希腊,可能是大夏制品。^[69]山西大同北魏封和突墓出土的波斯银碗。^[70]在巴基斯坦北部甚至发现了“大魏使谷魏龙今向迷密使去”的铭刻,证实了北魏通过这条宾道同中亚地区的联系。^[71]

在云冈第二期的石窟中,大量地出现域外的建筑样式和装饰题材,如印度式样的塔,源自希腊爱奥尼亚式和科林斯式的柱头,形似波斯首都波斯波利斯的反向对兽柱头的斗拱,印度“元宝式”柱头,希腊古典式的柱础,着紧身衣服露脚的飞天,源自希腊 *acanthus* 的各式卷草纹、缨络纹、花绳(即飞天缀花环)、束苇纹,还有源自印度的金翅鸟等,反映了这一时期北魏同域外文化广泛的联系。^[72]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所论的铜饰件中,有的可能是受佛教的影响,如固原透雕铜饰中的人物有高髻,大同齐家坡的一件是一童子,这样的形式在云冈石窟中可找到类似的例子。另外《世界考古学大系》(7)中收录的一件,中间人物是交脚弥勒,有头光,但手势显示出不完全是佛教题材。^[73]固原发现铜饰中间人像的姿势也不是佛教人物的姿态。此墓时代为北魏太和年间,当时佛教已经在北魏流行了半个多世纪,人们对佛教及佛教造像特征应当熟识了,所以,如果是佛教题材,其姿态应当是佛教固有的。因此,虽然这些铜饰吸收了佛教的个别因素,但在关键之处却不用佛教的程式,可能是墓主本人崇信的祖先或神。

云冈石窟中有的龕柱为双龙,此形式在北朝时期是常见的,这既是以游牧经济起家的统治者对中国龙主题喜爱的一种表现,也是游牧文化人兽母题在佛教题材中的一种折射。在新疆莎车县喀群彩棺 835KQM2 脚部挡板上绘有龙首比丘图,一龙首张口对着一静坐比丘,应与佛教有关。^[74]由于此棺绘有佛教题材的内容,以及和云冈石窟相似的忍冬纹,加之北魏同这一地区有来往,所以就在棺上绘佛教题材这一点来说,可能和固原漆棺有一些关系,但龙首比丘却不一定和固原透雕饰牌有关系,因为前者是一个纯粹的佛教题材。在佛教中有龙王图像,早期印度龙王图像是人形,以头巾中的蛇头或以蛇束发来象征龙王。^[75]在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甲冑武士形象的龙王头顶出现了龙的形象。在固原铜饰中,二鸟啄食龙背的细节值得注意,在吠陀经典中有一篇《金翅鸟》讲述了金翅鸟迦鲁达为母复仇,吞食诸蛇的神话。《法华文句》卷二下云:“迦楼罗,此云金翅,……居四天下大树上。两翅相去三百三十六万里。”《探玄记》卷二谓此鸟“能食沙龙、鱼、七宝等。……日别食一大龙王、五百小龙。达四天下,周而复之,次第食之。”佛教显然承袭了金翅大鹏食蛇神话的主题。由于固原铜环表现了鸟啄龙的情节,因此可能是表达上述含义。

由于拓跋鲜卑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早期应当是萨满信仰,所以,本身并无很精深的文化,当他们入主黄河流域并广通西域后,不但接触到各种文化,即使从建构新文化的要求出发,也急需各种思想文化,因此汲取了很多中国和域外文化,所以其信仰是很复杂的,只要有

用而且适合他们新的生活方式和口味,都稍加改变而吸收。反映到早期艺术形式上,就是一种浓烈的“生味”,即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艺术形式不太成熟的融合,文化在这里只是吸收和碰撞,并未达到消化并创新的境界。

考虑到𐰽𐰺“自太安(太安二年,456年)以后,每遣使朝贡”《北史·𐰽𐰺传》,和北魏关系密切。此墓主的思想和生活习惯受到𐰽𐰺的强烈影响。^[76]加之前述发现北魏时期的大夏银器,所以这些一人双兽母题可能源自大夏地区。此时大夏为𐰽𐰺所占。𐰽𐰺是受柔然攻击西迁的游牧民族,5世纪中叶,𐰽𐰺灭贵霜,入主大夏;5世纪又击败萨珊。公元470至500年左右,𐰽𐰺占有康居、粟特、大夏、吐火罗、富楼沙等地,成为继贵霜后而崛起的中亚大国。^[77]宋云记述𐰽𐰺说:“四夷之中,最为强大。不信佛法。多事外神。杀生血食,器用七宝。诸国奉献,甚饶珍异。”^[78]一人双兽中的人形神可能就是这些外神之一。值得指出的是,𐰽𐰺占据的大夏在此之前已经出过类似的母题,如前述“阿姆河宝藏”,其艺术主要受到古波斯文化的影响,也有后来兴起的大夏希腊文化因素以及中亚草原斯基泰艺术的特点。^[79]鲜卑人喜爱的步摇冠和“席巴尔甘黄金宝藏”中的金叶冠一脉相承,可能就是从大夏地区传入。^[80]“席巴尔甘黄金宝藏”有多种文化因素,其中吐火罗人的“双马神”信仰十分突出,龙的主题在这里也相当突出。^[81]因此,无论从𐰽𐰺游牧人的民族背景,还是这一地区的传统,𐰽𐰺受大夏文化影响而崇拜一人双兽母题是可能的,而这又影响了北魏追慕“𐰽𐰺”生活的一些贵族,从而在墓葬棺饰中表现出来。

结 语

1990年,内蒙古科尔沁左翼中旗腰林毛都苏木北哈拉吐出土了一件典型的一人双兽金饰牌。现藏通辽市博物馆,长10厘米,宽5.8厘米,重130.8克,时代为北朝。饰牌中间为浮雕的高鼻深目武士,两侧各依偎着一只猛兽,周边饰以变形勾云纹,背凹,镂空(图36)。^[82]这是我们发现较晚的一件。北朝以后,这样的母题就日趋消失了,因为以后的游牧民族开始信仰有经典的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半人半兽母题或一人双兽母题是肇源于人类史前原始交感巫术思想下的产物,其信仰基础是“万物有灵”。因此,这一母题一般流行于有这些信仰的人群中,农耕文明虽然创造了这一母题,但那是在仍保留原始思维的文明初期。尔后游牧人便成为这一母题最忠实虔诚的信仰者,也是这一文化的承载者,并对这一主题倾注了创造热情。艺术匠心建立在虔诚信仰的基础上,尤其当这一信仰是基于人类原始思维时,其作品无疑会具有永恒的震撼力,其欣赏和研究价值无疑也是重大的。有学者说过,当佛教或是基督教兴起后,对动物或半人半兽的信仰就终结了,取而代之的是人的形象,装饰也主